

癸辛雜識  
後集





癸辛雜識序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  
姑妄言之聞者絕倒洪景盧志夷堅貪多務得不  
免妄誕此皆好奇之過也余臥病荒閒來者率野  
人畸士放言善謔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喜可噩  
以警以慰或獻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見給  
者固不少然求一二於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  
成編其或獨夜遐想舊朋不來展卷對之何異平  
生之友相與抵掌劇談哉因竊自歎曰是非真誕





之辨豈惟是哉信史以來去取不謬好惡不私者  
幾人而舛偽欺世者總總也雖然一時之聞見本  
於無心千載之予奪狃於私意以是而言豈不猶  
賢於彼哉癸辛蓋余所居里云弁陽老人周密戲  
書於道邇齋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

胎息

陳聖觀夢

改春州為縣

吳興園圃

假山

艮岳

砲禍

牛女



葦毒

呼名怖鬼

閩鄞二廟

健啖

科舉論

薦楊誠齋

王小官人

化蝶

玉環

亂書和書

乘花

游月宮

鄭仙姑

寡欲

芍藥

三建湯

楊凝式僧淨端

迎曙



白帽

送刺

簡槩

人妖

四韓

韓彥古

松五粒

唐重浮屠

葵

乞食歌姬院

袁彥純客詩

長沙茶具

真西山入朝詩

趙子固梅譜

筆墨

辨章

來牟

父客



誤著祭服

向胡命子名

賈母飾終

孝宗行三年喪

施行韓震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終

癸辛雜識前集

宋 升陽 周密 輯

明 海隅 毛晉 訂

胎息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滉漭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此一於迂決非延世之術近日沉思似有所得蓋



因看孫真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及復尋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臥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蠶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鄰於真人也此一段要訣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初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中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

重不動氤氳縹緲如香爐蓋上烟湯瓶背脊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重煩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臥而爲之仍須真以鴻毛粘著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微呼但任其氣氤氳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呼吸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極微動則又加意則勒之以不動爲度雖云則勒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多則內守充盛血脉流通上下



相灌輸而生理備矣予悟此玄意甚以為奇

又記張安道養生訣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倍

非言語所能形容其訣大略具於左

每日以子時後三更三四點披衣坐床上擁被

面東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六通握固兩拇指

指于文或以四指都握拇閉息閉息最是道家

指兩手挂腰腹間可也靜慮掃除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

出入調勻細微即閉口并鼻不令出氣方是工

夫內視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先求

或烟蘿子之類常掛於壁上使次想心為炎火

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丹田在臍待腹滿氣極

則徐徐出氣不得令候出息勻調即以舌攬唇

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可嫌

即真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

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

嚥下以氣送下丹田中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

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為之凡九

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熟摩兩脚心

此涌泉穴上徹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熟徹徐徐



微汗出不妨不可喘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次梳頭百餘梳散髮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在長久不廢卽有深功且試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存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爲一息某近來漸閉得漸久每一閉一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

突而出則反爲害也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氣但清淨專一卽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三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道家胎息之法以玄牝爲鼻鼻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爲息也佛藏中有安盤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謂凡出入鼻中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不通者喘也雖無聲亦不結滯而猶粗悍不細者氣也



去是三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臍下一二  
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繫而趨於定則  
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復調和一定  
而不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見前  
道士陳彥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想  
心火烈烈然下注丹田如是坐臥起居不廢行  
之既久覺臍腹間如火則舊疾盡去矣

陳聖觀夢

咸淳甲戌秋余為豐儲倉時陳聖觀過予為言

報日急余以鄉曲通家故因問扣之聖觀感然引  
入小室曰時事將不可為矣某春首常夢至一大  
宮殿若常日朝參處殿上皆垂簾寂無人聲既而  
稍近簾窺之見御榻上一異物踞之或龍或虎之類陳不詳言  
其傍則有小兒服斬衰之衣余遂驚寤今嗣君尚  
幼方居先帝之喪此小兒衰服之驗其不祥莫甚  
焉天下事去矣余意其夢事不足信然是歲之冬  
果有透渡之事透渡即宋之北狩也

改春州為縣



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逐黥配者必死盧多遜貶朱  
匡知開封府李符言朱匡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  
春州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  
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餘死元豐六年王  
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爲陽春縣隸南恩州旣改  
爲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吳興園圃

吳興山水清遠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俊秀安  
禧王府第在焉尤爲盛觀麗城中二溪水橫貫此  
之所無故好事者多園池之勝倪文節經鉅  
堂雜志常紀當時園圃之盛余生晚不及盡見而  
所見者亦有出於文節之後今據城之內外常所  
經遊者列於後亦可想像昨夢也

南沈尚書園 沈德和尚書園依南城近百餘畝  
果樹甚多林檎尤盛內有聚芝堂藏書室堂前鑿  
大池幾十畝中有小山謂之蓬萊池南豎太湖三  
大石各高數丈秀潤崎峭有名於時其後賈師憲  
欲得之募力夫數百人以大木構大架懸巨絙縋



城而出載以連舫涉溪絕江致之越第凡損數夫其後賈敗官斥賣其家諸物獨此石臥泥沙中適王子才好奇請買於官募工移植其費不貲未幾有指爲盜賣者省府追逮幾半歲所費十倍於石遂復昇還之可謂石妖矣

北沈尚書園 沈賓王尚書園正依城北奉勝門外號北村葉水心作記園中鑿五池三面背水極有野意後又名之曰自足有靈壽書院怡老堂溪山亭對湖臺盡見太湖諸山水心嘗評天下

美而吳興特爲第一誠非過許也

章參政嘉林園

外祖文莊公居城南後依南城

有地數十畝元有潛溪閣昔沈晦巖清臣故園也有嘉林堂懷蘇書院相傳坡翁作守多遊於此城之外別業可二頃桑林果樹甚盛濠濮橫截車馬至者數返復有城南書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園後廢出售於民與李寶謨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後歸牟存齋

牟端明園

本郡志南園後歸李寶謨其後又歸



牟存齋園中有碩果軒大梨元祐學堂芳菲二亭

萬鶴亭茶蘼雙杏亭桴舫齋岷峨一畝宮宅前枕

大溪曰南漪小隱

趙府北園 舊為安禧故物後歸趙德勤觀文其

子春谷文曜葺而居之有東蒲書院桃花流水薰

風池閣東風第一梅等亭正依臨湖門之內後依

城城上一眺盡見具區之勝

丁氏園 丁總領園在奉勝門內後依城前臨溪

蓋萬元亨之南園楊氏之水雲鄉合二園而為一

行不假山及砌臺春時縱郡人遊樂郡守每歲勸

農還必於此艤舟宴焉

蓮花莊 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

雲百頃亦城中之所無昔為莫氏產今為趙氏

趙氏菊坡園 新安郡王之園也昔為趙氏蓮莊

分其半為之前面大溪為修堤畫橋蓉柳夾岸數

百株照影水中如鋪錦繡其中亭宇甚多中島植

菊至百種為菊坡中甫二卿自命也相望一水則

其宅在焉舊為曾氏極目亭最得觀覽之勝人稱



曰八面曾家今名天開圖畫

程氏園 程文簡尚書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濠有至游堂鷗鷺堂芙蓉涇

丁氏西園 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之內前臨茗水築山鑿池號寒巖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俞居易芮國器劉行簡曾天隱諸名士皆有詩臨茗有茅亭或稱爲丁家茅菴

倪氏園 倪文節尚書所居月河卽其處爲園池蓋四至傍水易於成趣也

趙府三園在南城下與其第相連

葉氏園 石林右丞相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創在城之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 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雲因創此爲游翔之地中有傑閣曰懷岷穆陵御書也

王氏園 王子壽使君家於月河之間規模雖小然曲折可喜有南山堂臨流有三角亭茗雲二水之所匯茗清雲濁水行其間略不相混物理有不



可曉者

趙氏園 端肅和王之家後臨顏魯公池依城曲折亂植拒霜號芙蓉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清華園 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秫田二頃有清華堂前有犬池靜深可愛

俞氏園 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爲之俞氏自退翁四世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園池之樂蓋吾鄉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詳

見後

已上皆城中園

趙氏瑤阜

蘭坡都承旨之別業去城旣近景

頗幽後有石洞常萃其家法書刊石爲瑤阜帖

趙氏蘭澤園 亦近世所葺頗宏大其間規爲葬

地作大寺牡丹特盛未幾寺爲有力者撤去

趙氏繡谷園 舊爲秀邸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

山椒曰雪川圖畫盡見一城之景亦奇觀也

趙氏小隱園 在北山法華寺後有流杯亭引澗泉爲之有古意梅竹殊勝

趙氏蜃洞 亦趙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



測聞昔有蜃居焉

趙氏蘇灣園 菊坡所仞去南關三里而近碧浪

湖浮玉山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盡見

太湖諸山

畢氏園 畢最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城三面

皆溪其南則丘山在焉亦歸之趙忠惠家

倪氏玉湖園 倪文節別墅在峴山之傍取浮玉

山碧浪湖合而為名中有藏書樓極有野趣

章氏水竹塢 章南卿北山別業也有水竹之勝

園 距南關無二里昔屬平原郡從後歸令

家名之曰南郭隱城南讀書堂萬松關太湖三峰

各高數十尺當韓氏全盛時役千百壯夫移置於

此

葉氏石林 左丞葉少蘊之故居在下山之陽萬

石環之故名且以自號正堂曰兼山傍曰石林精

舍有承諾求志從好等堂及淨樂菴愛日軒躋雲

軒碧琳池又有巖居真意知止等亭其隣有朱氏

怡雲菴涵空橋玉澗故公復以玉澗名書大抵北



山一徑產楊梅盛夏之際十餘里間朱實離離不  
減閩中荔枝也此園在雪最古今皆沒於蔓草影  
響不復存矣

黃龍洞 與卞山佑聖宮相鄰一穴幽深真蜿蜒  
之所宅居人於雲氣中每見頭角但歲旱禱之輒  
應真宗朝金字牌在焉在唐謂之金井洞亦福地  
名山之一也

玲瓏山 在卞山之陰嵌空奇峻略如錢塘之南  
屏及靈隱薌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張有謙中

篆書於石上有石梁濶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  
心石傍有唐杜牧題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  
五年八月八日來及紹興癸卯葛魯卿林彥政劉  
無言莫彥平葉少蘊題名章文莊公有詩云短鐻  
長鏡出萬峯鑿開混沌作玲瓏市朝可是無巖嶮  
更向山林巧用工

賽玲瓏 去玲瓏山近三里許近歲沈氏抉剔爲  
之大率此山十餘里中間皆奇石也今歲皆蕪沒  
於空山矣



劉氏園 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劉思忠所葺後亦歸之趙忠惠

錢氏園 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爲之巖洞秀奇亦可喜下瞰太湖手可攬也錢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園 文簡公別業也去城數里曰河口藏書數萬卷作樓貯之

孟氏園 在河口孟無菴第二子旣爲趙忠惠壻居嘗遂創別業於此有極高明樓亭宇凡十餘

### 假山

前世疊石爲山未見顯著者至宣和艮岳始興大以連艦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山匠或亦朱勔之遺風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弁山所出類亦奇秀故四方之爲山者皆於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余平生所見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



家爲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出  
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  
事餽釘而犀珠玉樹森列旁午儼如群玉之圃奇  
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  
視牛奇章爲何如耳乃於衆峰之間縈以曲澗甃  
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  
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  
日旁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菟絲花紅葉碧潭旁  
橫石作杠下爲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

龜<sub>其</sub>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今  
皆爲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艮岳

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  
慮近聞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  
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  
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  
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  
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



黃及盧甘石雄黃則碎蛇虺盧甘石則天陰能致雲霧滃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甘石數萬斤

砲禍

趙南仲丞相溧陽私第常作圈豢四虎於火藥庫之側一日焙藥火作衆砲條發聲如震霆地動屋傾四虎悉斃時盛傳以爲駭異至元庚辰歲維揚砲庫之變爲尤酷蓋初焉製造皆南人囊橐爲奸遂盡易北人而不諳藥性碾硫之際光燄條起

而延燎火搶奮起迅如驚蛇方玩以爲笑未幾透入砲房諸砲併發大聲如山崩海嘯傾城駭恐以爲急兵至矣倉皇莫知所爲遠至百里外屋瓦皆震號火四舉諸軍皆戒嚴紛擾凡一晝夜事定按視則守兵百人皆糜碎無餘楹棟悉寸裂或爲砲風扇至十餘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餘四比居民二百餘家悉罹奇禍此亦非常之變也

牛女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



而二星之名莫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爲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爲黃姑何耶然以星曆攷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時記則又以黃姑卽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爲牽牛又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六參俱出謂之牽牛天

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卽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梁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河之說則洪景盧辨析最爲精當蓋渡河乞巧之事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亦似有可怪者楊纘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繪



者綵霞絢粲數刻乃沒楊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可信耶

### 蕈毒

菌蕈類皆幽隱蒸溼之氣或蛇虺之毒生食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可曉夷堅志所載簡坊大蕈及金谿田僕食蕈一家嘔血隕命六人丘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故耳又靈隱寺僧得異蕈甚大而可愛試之

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方旣而復賜靈隱適貯蕈之器有餘瀝一犬過而舐之跳躍而死方知其異而棄之此事關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兩事併著爲口腹之戒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菴僧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作糜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污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楊氏菴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



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  
守鄉光勝寺僧也咸淳壬申臨安鮑生姜巷民家  
因出郊得佳葦作羹恣食是夜隣人聞其家撞突  
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衆排闥而入則其  
夫婦一女皆嘔血殞越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間尚  
餘杯羹以俟其子適出未還幸免於毒嗚呼殆哉

呼名怖鬼

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  
便止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  
呼云楊大眼至卽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輒呼  
麻狄來卽止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禳  
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且圖其形於寺  
中病瘧者寫其形帖床壁無不立愈

閩鄞二廟

嘉熙庚子歲先子爲閩漕幹官時方公大琮爲計  
使特加禮敬一臺之事悉委之先是郡中有富沙  
太尉祠頗爲鄉民所信至是投牒乞係奏丐封額  
時方久旱先子遂書牒云本路正茲閔雨神能三



日內爲霖當與係奏方公笑語吏鬼曰汝可以運  
幹所擬白之於神吏敬錄其語往祠所焚之次日  
大雨連雨晝夜境內沾足遂從其請竟獲封侯而  
里人以周公能通神明作歌美之且刻梓書其事  
鬻於市焉乙卯歲先子守鄞江以貢士院敕甚遂  
一新之院內舊有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介  
併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汙濁  
不堪用監修判官周頡及吏鬼賴良者白曰土神  
廟貌已久州人賴之今旣與院中無所妨欲姑存  
之先人謾答云神若能令二井清泠則可官吏因  
往白太守語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  
食矣試命汲之清泠佳泉也於是併爲葺其祠焉  
此二事余所目擊

健啖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  
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  
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  
小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



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醕繼以金柈捧籠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其後均役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云君能尚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進數勺復問之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腰腹間若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迸裂無疑吾本

言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曰典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跼踖起對曰某不幸抱飢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革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

科舉論

淳熙間趙溫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謂皆省殿試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壽皇宣諭云



朝廷用人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  
溫叔唯唯而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略謂近世取  
士莫若科場及至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  
皆能爲之又何足分輕重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  
高下但以分數取之真幸與不幸耳至於廷試未  
嘗有黜落者盡以官貲命之才與不才者混矣是  
科場取士之弊也夫用之弊在乎人君擇相之不  
審至於懷姦私壞綱紀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  
之事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

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然不考其才行如何孔聖  
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爲難今則不然  
以高科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之  
長短乎夫監司郡守繫民之休戚今以資格付之  
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陞對既  
無過人之善粗無凡猥之容則又未能極精其選  
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覆軍  
者皆未嘗誅戮之雖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啓誓六  
卿曰不用命戮于社義和廢厥職猶征之曰以予



先王之誅况掌邦邑軍師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  
審擇相相爲官擇人不失其所長懋賞立乎前嚴  
誅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  
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宜勉乎此更勤夙夜以懋  
庶績豈不休哉初宣示溫叔色變上曰不謂卿等  
趙奏曰迅雷風烈雖不爲孔子而孔子色變者畏  
天怒也異日上復宣諭曰朕所著科舉論或以爲  
過或以爲是以爲過者史浩也以爲是者閻蒼舒  
也浩極長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閻蒼舒趨事赴功

之人也故贊朕以爲是劉子宣邇言亦云堯  
文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  
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  
節公之言曰不爲俗學所累者可與言理道焉

### 薦楊誠齋

紹興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爲中書舍人楊文節  
萬里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  
公留錄黃欲繳却當奏或以語楊楊亟作簡止之  
倪公答云賢者去國公論以爲不然旣辱寵喻不



敢復繳却當別作商量也楊公卽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之云死無良醫幸公哀我得併別作商量之說免之尤荷公孫黑辭職旣而又使子爲卿子產惡之至懇至叩不勝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見也然倪公竟入劄留之云臣聞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剛與狂狷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爲其挺特之操可與有爲賢於柔懦委靡患得患失者遠矣若朝廷之上得如此三數輩可以逆折奸萌矯厲其

益非淺竊見秘書監楊萬里學問文采固已絕人乃若剛毅狷介之守尤爲難得夫其遇事輒發無所顧忌雖未盡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補於國家至惓惓也向來勸講東宮已蒙陛下嘉獎陛下踐祚首賜收召晉登冊府士類咸以爲當今甫踰年遽爾丐外朝廷以職名濳節處之不爲不優然而公論以爲如萬里者不宜遂使去國錄黃之下臣始欲繳論又爲念朝廷此命本是優賢雖已書行而於臣愚見猶欲陛下改命留之蓋萬里再



入修門未爲甚久儻朝廷以貪賢爲意喻之小留  
萬里感荷君恩豈能復以私計爲辭云云蓋二公  
相知極深也後二十年楊公已亡倪公得復當時  
手簡不忍棄之遂自錄所上之劄及往來之書裝  
潢成卷親敘其事於後攻媿樓公嘗跋之云東坡  
賦屈原廟云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誠齋有焉昌  
黎留孔戣事雖不行陳義甚高誠齋有焉尤爲確  
論亦可槩想前輩去就之道交情之誼也

王小官人

王學文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儕輩中著能聲蓋群

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負小笈扣湯所  
居湯遣詢誰何則自通爲鄴沙王小官人趨前致  
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憇辭云觀察在此不敢  
留只今往和州擬假一力負至東陽鎮問渡湯疑  
有他遂擇其徒駟黠者偕往俾偵伺之自離城闈  
遇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  
扶醉人殊倦甚恚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  
酒徒耳凡七十里抵鎮邸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喧



歎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密扣同行  
知夕來酒醉伏枕亟造臥所則亦扶頭客聞湯來  
強披衣扣所以至湯謾以他語答之客笑曰得非  
疑其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爲証且曰雖然或  
有他故願効區區湯囁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  
夜來總所有大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  
司立限構捕嚴甚少違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  
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  
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所哀所事者

可徵神物之庇耳湯哂其醉中語荒誕不復  
力邀同還抵家謾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器物  
皆粲然橫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以爲神方欲出  
謝之則其人已去矣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 化蝶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  
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於江氏傍竟日乃去及  
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  
也蓋明之未能割戀於少妻稚子故化蝶以歸爾



李商嘗作詩記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栩栩  
蝴蝶飛山川阻深網羅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鐸  
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殞所以至府宇  
蔽暎無下足處官府弔奠接武不相辨揮之不開  
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踰月方散楊大芳娶謝氏  
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目帳中徘徊  
飛集窻戶間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余  
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鸞孤枉斷  
腸吹徹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紀實也

三環

太真小字玉環故今古詩人多以阿環稱之  
李義山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開如  
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窻中覩阿環荆公詩云瑤池  
森漫阿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興弄溟渤則是  
以西王母爲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使女與  
上元夫人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止元夫  
人亦名阿環耳

虬書蘊書



隆州跨鰲李先生老儒也嘗著書名之曰劄書張  
行成跋云方言曰劄倦也丁度謂字或作劄故司  
馬相如云窮極倦劄釋云倦劄疲憊也蓋樂其倦  
游不希時用也樓攻媿云嘗考之集韻二十陌有  
劄字與劇同音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  
義則倦耳然說文解字無劄集韻劄胡官反履劄  
亭名在上谷履謨官切說文解字劄其虐切相踣  
劄也二字若不類俗書足以相亂劄從山谷之名  
彈丸之丸則欽宗兼名三十六號止是亭名別

義可取劄從谷亦其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  
理郤裕皆從谷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虱居逆切  
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爲尹執孰等丸恐筑之  
几皆從虱俗書與丸几無別相如上林賦曰徼劄  
受訕曰窮極倦劄俱音劇倦疲憊而說文徼字徐  
楷通釋亦引上林賦徼劄受屈謂以力相踣角徼  
劄而受屈也劄渴極切徼其虐切聲亦相近疑卽  
徼字跨鰲之書不應取踣劄之意義正用方言上  
林賦倦劄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詳考及此因併



及之又余橦自著書以擬太玄潛虛命名橦書以八起數橦字之義亦未易曉攻媿嘗爲攷云說文解字二字部亟敏疾也從人從口從又從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楷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韻於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橦萑橦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萑極橦蓋以此備三才故用之亦務奇故又加卅第未知蓋字止用集韻爲據惟復別見他書復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

也當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從去聲爲正余異二公名書之僻嘉前輩考訂之精故併書之以俟問奇字者

乘槎

乘槎之事自唐諸詩人以來皆以爲張騫雖老杜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句按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張華博物志云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賫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織女及丈夫飲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



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指爲張騫也及梁宗懷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使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見所謂織女牽牛不知懷何所據而云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月周天名貫月槎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然則自堯時已有此槎矣

### 游月宮

明皇游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聞錄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玉城嵯峨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爲羅公遠而有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爲葉法善而有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錄則以爲游廣陵非潞州事要之皆荒唐之說不足問也

### 鄭仙姑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已酉  
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割股和藥疾遂瘥至次年女  
出汲井之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  
若紫雲接引而昇者於是鄉保轉鬪之縣縣聞之  
州乞奏於朝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  
里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  
數千人明年苦旱軍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義立  
爲宰頗疑其有他因閱故牒密遣縣胥廉其事適  
新建縣有關氏者雇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沈  
因呼牙僧訊卽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  
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傍邑乃  
設爲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人以爲此耳昌黎  
謝自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  
者豈皆此類也耶

寡欲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聖賢拳拳然以欲爲害道可不慎乎劉元城  
南遷日嘗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



以貽親憂奈何翁以絕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  
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乖崖至撫劔自  
誓甚至以父母影象設之帳中者蓋其初未始不  
出於勉強久乃相忘於自然甚矣欲之難遣也如  
此坡翁云服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卿啣雪啖毡  
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然不免  
與胡婦生子於窮海之上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  
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風放  
妓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兇悖小人知體蔽於

色乃能一旦感悟開閣放妓蓋天下事勇決爲  
乃可進道余少年多病間有一二執巾櫛供紉浣  
者或歸咎於此兵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獲  
亦復不留然猶未免時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者  
復以前說戲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雖然  
戲之者所以愛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覺四十九年  
之非其視秀惠溫柔不啻伐命之斧鳩毒之杯一  
念勇猛頓絕斯事以徼晚年清淨之福閉閣焚香  
澄懷觀道自此精進不已亦庶乎其幾於道矣然



則疾疾者安知非吾之藥石乎

### 芍藥

韓昌黎詩兩廂鋪糴稊五鼎烹芍藥註引上林賦  
註云芍藥根主和五臟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  
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亦曰芍  
藥之醬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  
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芍藥服虔文穎文儼  
等解芍藥或亦不過稱其美而本草亦止言辟邪  
氣而已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煮之

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  
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今註載  
牛亨問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耶答曰芍藥一  
名將離故以此贈之此又別一說也江淹別賦云  
下有芍藥之詩正用此義而註之中僅引贈之以  
芍藥之語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酌略廣韻  
中亦有二音

### 三建湯

三建湯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



癸辛雜識 前集三十一 漢古閣  
比見一老醫云川鳥建上頭目之風虛者主之附  
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者主  
之此說亦似有理復因觀謝靈運山居賦曰三建  
異形而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爲蘄子二歲  
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是  
知古藥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楊凝式僧淨端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  
受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  
受寺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爾  
爲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章  
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卽  
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端出委順跡不  
同而意則同也

迎曙

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錄載仁宗晚  
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游後苑乘  
小輦向東欲登城堞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



卽時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御名也又寇忠愍雜說載哲宗朝常創一堂退繹萬幾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制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卽大位又晁無咎雜說言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爲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爲未安復改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巳上數說未知孰是

### 白帽

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常著皂帽又云著絮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著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離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恰白帽之類通爲慶弔之服古樂府白紵歌云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杜詩光明白



氎巾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天詩云青筇竹杖白紗巾然則古之所以不忌白者蓋喪服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緦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繒縞固不待言苧葛雖布屬亦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爲贈則亦何忌之有漢高帝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不備禮後世人多忌諱喪服往往求殺今之薄俗蓋有以縞紵爲總功者矣宜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送刺

前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於上使一僕遍投之俗以爲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適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送刺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已合併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爲笑談然類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與此相類恐吳劾之爲戲耳又雜說載司馬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之滎陽呂公亦言送門狀



習以成風既勞作僞且疎拙露見可笑則知此事  
由來久矣

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  
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  
足見禮之薄矣

### 簡槧

簡槧古無有也陸務觀謂始於王荆公其後盛行  
淳熙末始用竹紙高數寸濶尺餘者簡版幾廢自  
丞相史彌遠當國臺諫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薦必

先呈副封以越簿紙書用簡版繳達合則緘還否  
則別以紙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賴其用於是旋  
易之以應課習以爲常端平之初猶循故態陳和  
仲因對首言之有云橐會稽之竹囊括蒼之簡正  
謂此也又其後括蒼爲軒樣紙小而多其層數至  
十餘疊者凡所言要切則用之貴其卷還以泯其  
迹然既入貴人達官家則竟留不遣或別以他槧  
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從官皆用蠲紙自理宗朝  
亦用黃封簡版或以象牙爲之而近臣密奏亦或



用之謂之御槩蓋亦古所無也

### 人妖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懽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置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穢汙筆墨不

載乎嘗考之佛書所謂博又半擇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遺像經有五種不男曰生劇如變半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姪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云男女二體主國姪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一星皆兩形與丈夫婦人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婦人則男



脉應胗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 四韓

或云韓信爲呂后所殺韓通爲杜后所殺韓侂胄爲楊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於婦人之手亦異矣

### 韓彥古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爲諫議大夫阜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

清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奮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旣破碎益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摔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請謁嘗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旣見韓



延入書屋而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強留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長編旣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常欲略觀不可得仁甫聞其言窘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卽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

爲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卽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錄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僨媿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富玩世狡獪每若此

今之官吏亦有過此者

### 松五粒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



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鬣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  
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  
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  
得詩翠粒點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陽雜俎云五  
粒者當言鬣自有一種名五鬣皮無鱗甲而結實  
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鬣也

唐重浮屠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銘多自稱弟子此已  
可笑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  
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  
講筵哉此又可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  
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  
事不以爲異也

葵

今成都麪店中呼蘿蔔爲葵子雖曰市井語然亦  
有謂按爾雅曰葵蘆菔也郭璞以萹爲菔俗呼雹  
葵先北反或作蔔釋曰紫花松也一名葵蓋其性  
能消食解麪毒談苑云江東居民歲課藝初年種



芋三十畝計省米三十斛次年種蘿菔三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見其能消食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人食麵駭云此有大熱何以食之及見蘿菔曰賴有此耳洞微志載齊州人有病狂歌曰五靈藥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菔火吾宮後遇道士作法治之云此犯天麥毒按醫經蘆菔治麵毒卽以藥并蘿菔食之遂愈以其能解麵毒故耳

乞食歌姬院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卽位頗疑北人有鳩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餽後人因晝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發令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發令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表彥純客詩

表彥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  
京既以才猷自結上知遂繇文昌躋宥府寢寢乎  
柄用矣適誕辰客有獻詩爲壽云見說黃麻姓字  
香且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  
老欲殪刑鼎豈堪金鎖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  
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伯棠刑鼎指薛蓋以金  
科賜第仙翁指葛時已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  
詩旣傳史聞惡之旋即斥去

長沙茶具

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  
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縷銀合貯之趙南  
仲丞相帥潭日嘗以黃金千兩爲之以進上方穆  
陵大喜蓋內院之工所不能爲也因記司馬公與  
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以往溫公以紙爲貼蜀公  
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  
聞之因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使二公見此當驚倒  
矣



真西山入朝詩

真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徯其來若元祐  
 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謂真儒  
 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為  
 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童馬入朝敷  
 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為一義繼而復  
 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所言為不切於  
 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  
 麵市井小兒囂然誦之士有投公詩云先生紹道

統輔翼聖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愚民無知  
 乃欲以瑣瑣俗吏之事望公雖然負天下之名者  
 必負天下之責楮幣極壞之際豈一儒者所可挽  
 回哉責望者不亦過乎公居文昌幾一歲洎除政  
 事不及拜而薨

趙子固梅譜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善墨戲於水仙尤得意晚  
 作梅自成一家嘗作梅譜二詩頗能盡其源委云  
 逃禪祖花光得其韻度之清麗間菴紹逃禪得其



蕭散之布置回視玉面而鼠鬚已見工夫較精緻  
枝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來端若爾所傳正統諒  
末節捨此的傳皆偽耳僧定花工枝則粗夢良意  
到工則未女中却有鮑夫人能守師繩不輕墜可  
憐聞名不識面云有江西畢公濟季衡麓醜惡拙  
祖笑到雪蓬濫觴矣所恨三王無臣法多少東鄰  
儼西子是中有趣豈不傳要以眼力求其旨踢鬚  
止七萼則三點眼名椒梢鼠尾枝分三疊墨濃淡  
花有正背多般藥夫君固已悟筌蹄重說偈言吾  
亦贅誰家屏幃得君畫更以吾詩跋其底○濃寫  
花枝淡寫梢鱗皴老榦墨微焦筆分三踢攢成瓣  
珠暈一圓工點椒糝綴蜂須凝笑屬穩拖鼠尾施  
長梢盡吹心側風初急猶把枝埋雪半消松竹襯  
時明掩映水波浮處見飄飄黃昏時候朦朧月清  
淺溪山長短橋閣裏相挨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  
聊筆端的皦明非畫軸上縱橫不是描填覺坐來  
春盎盎因思行過雨瀟瀟從頭總是揚湯法拚下  
工夫豈一朝



筆墨

先君子善書體兼虞柳余所書似學柳不成學歐  
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諺所謂不善  
操舟而惡河之曲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汎觀前輩善書者亦莫不於此留意焉王右軍  
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  
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  
韋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  
巨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字方寸千言韋臬善書

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絕漢世郡國貢兔惟趙  
爲勝歐陽通用狸毛筆臬象云真指毫筆委曲宛  
轉不叛散嘗滑密沾汚墨須多膠紺駮者如此逸  
豫余日手調適而歡娛正可小展試世惟米家父  
子及薛紹彭留意筆札元暉謂筆不可意者如朽  
竹篙舟曲筋哺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未嘗不留  
意於此獨率更令臨書不擇筆要足古今能事耳

辨章

今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



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為便章百姓韓文  
公表氏先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來牟

今人呼小麥麵為來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廣雅云  
牟為大麥來為小麥然則來牟自是兩物說文云  
大麥牟也牟大也牟一作藜周之所受瑞麥來牟  
即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桃後二百四十日秀之  
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  
有寒溫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為麵則溫麵則熱

麩則冷

父客

世稱父之友為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  
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  
夫問父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  
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誤著祭服

余為國局嘗祠禘充奉禮郎兼大祝同行事官有  
老謬者乃加中單於祭服之上而以蔽膝係於肩



間一時見者掩鼻忍笑不禁幾致失禮竟為監察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載元符間有太學博士論奏云自來冠冕前仰後俯此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差誤哲宗顧宰臣笑曰如此等豈可作學官可與閑慢差遣遂改端王府記室未幾感會龍飛遂揆序云

向胡命子名

吳興向氏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常訪名於客

長曰渙次曰汗曰仝

古水字也

父不以為疑也他日有

連呼其名曰渙汗水方悟為戲已又胡衛道三子

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音蕩蓋悉從宀其後悼亡

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者為

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為語病也寬後為京僉宕則

多收古物其子公明悉獻之賈師憲得一官以贓

敗

賈母飾終

甲戌咸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賈似道母秦齊



兩國賢壽夫人胡氏薨特輟視朝五日賜水銀龍腦各五百兩聲鍾五百杵特贈秦齊國賢壽休淑莊穆夫人擇日車駕幸臨奠差內侍鄧惟善主管敕葬特賜諡柔止遂特起復仍舊職任仰執政侍從詣府勸勉就圖葬於湖山且令帥漕州司相視展拓集芳園仁壽寺基營建治葬於內藏庫支賜賻贈銀絹四千疋兩又令戶部特賜賻贈銀絹二千疋兩皇太后殿又支賜賻銀絹四千疋兩又令帥漕兩司應辦葬仍存胡夫人在日請給人從又

賜功德寺額爲賢壽慈慶以雍熙寺改賜永免科役似道皆辭之執政侍從兩省臺皆乞勉留元臣遂降詔賈似道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似道八疏控辭皆不允又令兩司建造賜第於城中初擇六月初九日安厝以急於入覲遂令趨前於五月九日安厝又令有司於出殯日特依一品例給鹵簿鼓吹仍屢差都司劉黻李珏梅應發致祭併趣赴闕於出殯日特輟視朝一日又差樞密章鑑察官陳過前往勉諭回朝合郊又命浙漕及紹興府



守臣辦集船隻祇備師相回闕又命有司照禮例候師相回朝日百官合郊迎又依所奏將紹興府公使庫徑行撥賜又令內臣梁大原賜銀合香藥又令兩司踏逐建造賜第凡九處楊府清隱園李府家廟夏府中酒庫十官宅大王官舊秀王府舊景獻帝府御廚營又命福王諭旨趣之至五月二十一日始過江還湖由私第至六月盡百日之制復以疾作給朝參等假十日展轉遲回至七月初八日度宗違和求草澤赦死罪初九日宣遺詔十一月除王鑰左丞相章鑑存樞相太史選用來年正月二十三日發引二月初三日發引三月十三日掩攢至十二月十四日北軍透渡遂改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攢二十八日發引總護使改差章右相降制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依舊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凡自三月二十日至七月度宗升遐賈相持喪起復辭免虛文汨汨殆無虛日如此三閱月內外不安而國事邊事皆置不問至十二月十四日透渡自此喪亂相尋無復可爲矣悲哉



孝宗行三年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自漢文短喪其後時君皆以日易月行之既久無以爲非者惟孝宗皇帝行之獨斷一旦復古可謂孝矣李氏雜記嘗書其事甚略今據當時始末於此以益國史之未備云高宗之喪既易月孝宗常諭大臣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之服自不妨聽政丞相周必大入奏上服練經嗚咽流涕奏及喪服指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必大奏晉武雖有

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

謂王太后之喪

必大奏記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遂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至小祥祭奠上不變服必大奏聖孝過哀猶御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惶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不忍俟過大祥商量既而必大又奏禮官苴麻三年恐難行於外庭今祥禫在邇乞付外施行樞密施師點奏曰百日



之制其實不可行正碍正月人使朝見上云朕自  
所見必大奏陛下聖孝冠古知漢文短喪之失而  
陋晉群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銳意復古非聖  
孝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採千餘載之弊  
會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論喪服六事凡八千言  
展讀甚久極合上意知閣張嶷奏已展正引例隔  
下清臣奏讀如初久之嶷又云簡徑奏事上見之令  
勿却已而甚久嶷前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  
天下事讀竟乃已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閑廢今不  
枉矣於是上意益堅一日奏事上忽指示衣袂曰  
此已易用布不太細否必大奏曰陛下獨斷行三  
年之喪均是布衣何細也且光堯初上仙陛下便  
有此意而群臣不能將順致煩聖慮所謂其臣莫  
及足以垂訓萬世矣至卒哭祭迎祔太廟內批朕  
昨降指揮欲纓經三年緣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  
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  
之經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  
勿復有請於是徑行三年之服焉



施行韓震

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賈平章似道督府出師時平昔愛將已有叛去者賈聞之氣大餒臨行與殿帥韓震京尹曾淵子約曰或江上之師設有蹉跌卽邀車駕航海至慶元吾當帥師至海上迎駕度異時可以入關以圖興復且留其二子於震家使倉卒可以隨駕時省史翁應龍實知其謀至二月二十日督府潰師於魯港翁應龍得罪下獄翁謂曾尹曰平章出師時分付安撫道甚麼來如今却來

罪應龍何也於是淵子語塞而震亦不自安會似道以蠟書至韓趣爲遷避其間有云但得趙家一點血卽有興復之望震得之卽具申狀親攜蠟書白堂白臺陳丞相宜中遂奏之太后宮中爲之震動時都民戚里官寺往往皆欲苟安疑惑撼搖目之爲賊宜中本爲似道所引至是與編修官潘希聖謀一反賈政專以圖守爲說震不察其意乃堅持遷避之策三月朔日宜中召震會議於第五府先已差天府增級顧信等數人以擬之及震至門



闔卽以鐵撾擊其首韓曰相公不當如此陳答曰此奉聖旨韓猶以坐椅格之遂折其足脛而斃之遂自後門輦出揭其首於朝天門省史劉應詔卽以黃榜自廳楹中透出張掛慰諭一行將士謂罪止誅其首亟命彭之才統其軍馬其隨行親兵賜銀二萬兩十八官會三十萬貫各補兩官殿步馬司制領將官等并諸軍官兵共特賜十八官會一百萬貫兵各補兩官其日坐中惟文及翁僉書及曾淵子在焉淵子固嘗領遷避之謀聞變面無人色而得免而出自慶再生行至通衢復有倉忙而入自分必死口禁幾不能言及至乃處他事耳劉應詔以衢倅賞顧信補承信郎繼而潘希聖入察行且登用未幾疽發於足日見韓在左右不數日而殂身後以從官賞之潘字養蒙永嘉人及北軍旣入宜中乃挾二王航海而去然則賈韓之謀是非果何如耶後之秉筆削者當有以任其責乎

唐宋末諸家小說多稱某年蓋祖五柳先生



但書甲子之意以自寓其悲憤云別有似紀  
 年而寔紀地者如許用晦丁卯集周草窓癸  
 辛雜識之類是也余向酷嗜是書可與芥隱  
 筆記南邨輟耕錄並傳苦坊本外謬喜閔康  
 侯緘正本見示亟梓以公同好載吳興園圃  
 不媿洛陽名園記讀至趙子固梅譜二詩因  
 取余家所藏子固四香画卷展覽一過筆  
 寫生在阿堵間所謂画中有詩也花光逃禪  
 二老不得專美矣跋尾有仇遠詩云淡墨

英妙寫真一花一葉一精神  
 香曾入廬山  
 夢遺佩如行湘水春小白凝珠還  
 膝雪輕黃  
 承襪不生塵老僧懶作浮華想  
 空谷猶疑見  
 似人錢  
 云名卉友加迴絕塵芳香秀  
 色映清真歲華相對空山晚不羨長安桃李  
 春令并陽老人見之當亦錄入集中矣  
 雲山  
 毛晉識



天晉

春令... 已... 承... 慶... 英...

癸辛雜識後集目錄

理宗初潛

魏子之謗



徽宗梓宮

成均舊規

光齋

諸齋祠先輩

學規

太學文變

兩學暇日

學舍宴集

三學之橫

賈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

祠神

簿錄權臣

後集目錄

後集目一

及古



韓平原之敗

馬相法國

荔枝梅花賦

金龜稱瑞

許占寺院

鬚屬腎

短小精悍

綱目用武后年號

游閱古泉

種竹法

律文去避來

廖瑩中仰藥

先君出宰

向氏書畫

誤書廟諱

修史法

過癩

十二分野

吹霎

故都戲事

馬裕齊尹京

賈廖刊書

賈廖碑帖

濟王致禍

十三故事

舞譜

知州借紫

記方通津

大父廉檢

斷橋

饋送壽物

桐葦鮫魚

縱囚

趙孟桂

紫紗公服

譯者



祕固

雅流自居

張氏至孝

五行闢色

杓字義

連枷

正閏

荀奉倩陸象山

大行

龍有三名

押字不書名

蕞蕞

五月五日生

度宗祔廟無室

徐雷登第

私取林竹溪

吳益登對

朱王二事相同

方珠

張約齋傭者

禁男娼

趙春谷斬蛇

三山詔歲舉送



癸辛雜識

癸辛雜識後集

宋 弁陽 周密

輯

明 海隅 毛晉 訂

理宗初潛

穆陵之誕聖前一夕全夫人欲歸東浦毋家榮文  
恭王時待次閩縣尉遣僕平某者即平幙使之父  
也贖黑神散與之同往時天尚未曉啓門則見甲  
士盈門意謂過軍丞驚人報尉曰軍行自應由上  
塘何緣至此遂出觀之了無所覩方艤小舟欲登

癸辛雜識

後集一

及古



忽有大黑蛇有兩小角壓船舷而卧船爲之側疑其有異遂不復往未幾誕男卽理宗也小字烏孫以蛇異也其初被選也史衛王當國先命趙宗承希言與權之併選宗室子與號十歲已下者各與課算五行於是就其中選到十人與膺與爽與休與蔽與應理宗福王時侍郎王宗與權善五星指理宗福王二命謂衛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於是理宗改訓與莒福王改訓與芮蓋取二國以爲名也始下大宗正司盡召十人時入和尚師禹領宗司皆伺于王府

土地祠久之皆餒遂就市肆呼麪方及門而梓輿地眾方餒甚交責之獨穆陵凝然略不變色反以言慰藉之史相聞其事遂大異之旣而私引入書院中試令寫字卽大書朕聞上古衛王慄而起曰此天命也於是立儲之意已定云

魏子之謫

魏峻字叔高號方泉娶趙氏乃穆陵親姊四郡主也理宗第六福王第八庚午歲得男小字關孫自幼育於紹興之甥館實慈憲全夫人之愛甥也慈憲每於禁



中言其可喜且爲求官穆陵以慈憲之故欲一見而官之遂俾召至皇城法凡異姓入宮門必懸牌於腰乃可惟宗子則免此一時權宜遂令假名孟關以入見焉時度宗亦與之同入宮欲其故遂倡爲魏太子之說旣而外廷傳聞浸廣於是王伯大吳毅夫得其事遂形奏疏而四方遂有魏紫姚黃之傳其實則不然也關孫後溺死於榮邸瑤圃池中魏洪則自地以繼關孫之後焉當吳毅夫爲相日穆陵將建儲吳不然之欲別立汗邸承宣專任方甫以通殷勤吳以弗去國紹陵旣爲皇子嘗遣人俟於汗邸欲殺之方知之乃自後門逃去後爲謝堂捕之送兵馬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親聞之穆陵云

### 徽宗梓宮

徽宗欽宗初葬五國城後數遣祈請使欲歸梓宮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者幾人費於官帑者大不貲先是選



人楊煒貽書執政李光以真偽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貽書諫官曾統乞奏命大臣取神視之下者斷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椁仍納衮冕翬衣於椁中不改斂遂從之近者楊髡盜諸陵於二陵梓宮內略無所有或云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木燈檠一事耳當時已逆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亦聊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蓋二帝遺骸飄流沙漠初未嘗還也悲哉

成均舊規

成均舊規後來不復可見矣謾言所知者數則方此亦可想見當時學校文物之盛庶異日復古或有取焉大學私試以孟仲季分爲三場或司成無暇則併在歲晚有八試則無私試試爲監中司成命題就差學官充考校封錄之職不復經由朝廷至第三日卽揭曉每十人取一孤經則二三人亦取二名第一等常缺第二等謂之放等魁當三分第二名二分半第三等魁二分率從第二三取起魁二分第二第三一分半第四第五一分三釐餘



並一分太學公試遇省試年則在省試後二月下

旬凡引試二日經賦一日論策一日非省試年分則隨銓試

後引試係朝廷差官士子則欄僕人試大約七人

取一第一等缺第二等約二十人取一餘約七人

取一第四第五並一分公試魁縱不該升補他日

登第亦是部注教官若三名前例是教官有外校

次年公試中第二等謂之入等升又謂之正升或

外舍成校人前一年已中第三等本年再中第三

等謂之本等升或外舍成校定人前一年中第四

等本年中第三等謂之進等升若先在三而今

四謂之退舍不能成事此外又有追補法前一年

或不成校本年忽中公試第二等名為入等却用

本年私試二場並得如中魁亦當一場謂之追升

可以陳乞追升內舍或止中兩場則無用又前一

年外校八分以止或優本年公試不同得失得之

升榜若下就試者非內舍校定以升補做內舍校

定者一年止有兩試一試中則又試兩試若一年

兩試俱失謂之折脚不復試第三試以三試不中



則當退舍每年二十一人或於內有未升上舍而  
過省者或有事故者許二十一人之後分數少者  
依資次來豁校如正升內外舍人亦用狀射某人  
已成事缺新升內舍一年無兩升縱當年上舍試  
入優止理爲內舍校定不可升上舍內舍一年無  
三色試已試公試者不許赴私試已試私試者不  
許赴公試上舍試每三人取一人優等十人賦三書二  
餘經通榜魁十分亞鼎各九分餘七名並八分平  
各一六分內舍未有校定本年中舍平等者理爲內校

升補上舍有三等內舍平校試舍試平等或內舍  
優校不中上舍試或有季無校定試入上舍試優  
等亦與隨榜升補下等上舍謂之赤脚升其升補  
名字依上舍試榜資次蓋舍試壓公試內舍新升  
及無季人雖中舍試只作內校分數然舍試一中  
優等八分平等六分五名以前又有加分盡可趕  
優或前一年已有平校本年有平等上舍試入兩  
中舍試平等已上謂之俱平或一優一否皆爲下  
等上舍謂如內舍平校人試入上舍優等當舉免



省到殿元有求免人理作升甲用已升甲者升名  
謂之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謂如內舍優校人又  
中上舍試優等以優中擾皆是釋褐不拘名數先  
賜進士出身謂之上等上舍法注教官續有此附  
黃甲第三人恩例注推官自方熙孫始當年間有  
內舍優校內優二人當年積八分已上者可  
成舍試次年分已上者不可成偶舍  
試當年分人多亦止以三人爲限等四名縱積十  
分亦不理若以優中優則謂之兩優狀元其試兩  
年一次率在季秋聖旨差官命極難之題重於省

試優校赴舍試如不中守三年後徑到殿中平  
免省到平校人赴舍試中優卽赴殿自甲子年後  
上舍人多陳乞解褐出身不到殿應當舉免解次  
舉免省赴殿謂之待年若本自免解謂之兩免相  
充此學法也或本末免解當年實請免謂之請免  
相衡並相衡免省赴殿國子生寄理法國子生補  
入者升補內舍謂之寄理內舍升補上舍謂之寄  
理上舍未許行正食止借一日食而已升中等下  
等上舍合後到殿者未許到殿直待元牒主補外



方理爲正行食及許到殿以此牒官有請一月或半月暇者蓋欲其早成事故耳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後免省待三年後到殿中等上舍徑到殿或特旨徑行解褐釋褐恩數成而優者謂之狀元擇日於崇化堂鳴鼓集衆諸生兩廊序坐學者穿秉立堂上狀元亦襴幘立同舍班俟揖揖訖詣堂下香案前面東南望闕謝恩跪受勅黃再拜次入幕換公裳其所換下之衣盡爲齋僕持去以列市再至爲階上而西北再拜謝恩畢與學官同

講拜者再次詣忠文廟次詣直舍通門狀謝學官亦止稱其齋學生再拜遂歸本齋圍拜次詣諸齋謝亦稱同舍生不書齋名禮畢到堂上換衫帽與學官相見交賀監中備酒七杯次本齋三杯訖臨安府差到客將備轎馬從人差帽迎至祥符寺狀元局凡學夫齋僕以次平日趨走之人皆以大小黃旗多至數百面呵喝狀元與唱名一同遂擇日謁先聖其局錢酒支用並天府應辦次日謝宰執臺諫然後部中送缺初任文林郎節察推官視殿



試第三人恩例謝宰相用啟事見主司有拜禮太  
學解試與舍試無相干太學十人取三人若參未  
滿年七人取一人係不滿年太學生升補一請求  
免已經特恩正免又一請者亦免曾於方州請舉  
不改名者謂之帶胎入學異時於學中請者亦免  
在學三十年公私試曾一中者永免在學曾一請  
後二十日永免太學解試都魁雖不升舍將來在  
第亦許升甲部注教官

光齋

太學先達歸齋各有光齋之禮各刻于齋牌之  
宰執則送真金碗一隻狀元則送鍍金魁星杯梓  
一副帥漕新除各齋十八界二百千酒十尊

諸齋祠先輩

太學諸齋各祠本齋之有德行者存心齋果行齋  
並祠粟齋鞏豐循理齋祠慈湖楊簡果行齋祠梅  
溪王十朋菊坡崔與之

學規

學規五等輕者關暇幾月不許出入此前廊所判



也重則前廊關暇監中所行也又重則遷齋或其  
人果不肖則所遷之齋亦不受又遷別齋必須委  
曲人情方可直須本齋同舍力告公堂方許放還  
本齋此則比之徒罪又重則下自訟齋則比之黥  
罪自宿自處同舍亦不敢過而問焉又重則復楚  
屏斥則比之死罪凡行罰之際學官穿秉序立堂  
上鳴鼓九通二十齋長淪並欄幙各隨東西廊序  
立再拜謝恩罪人亦謝恩用一新參集正宣讀彈  
文一集正權司罰以黑竹篋量決數下大門甲  
以手對衆將有罪者就下堂毀裂欄衫押去自此  
不與士齒矣

### 太學文變

南渡以來太學文體之變乾淳之文師淳厚時人  
謂之乾淳體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萬里  
習易自成一家文體幾於中復淳祐甲辰徐霖以  
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卽可以釣致科  
第功名自此非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  
復道矣至咸淳之末江東謹思熊瑞諸人倡爲變



體奇詭浮艷精神煥發多用莊列之語時人謂之  
換字文章對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澆等語以  
至于亡可謂文妖矣此則有  
商量

### 兩學暇日

太學上巳暇一日武學則三日清明太學三日武  
學乃一日殊不可曉

### 學舍燕集

學舍燕集必點妓乃是各齋集正自出帖子用齋  
印明書仰弟子某人到何處祇直本齋燕集專育  
一等野猫兒卜慶等十餘人專充告報欺騙錢物  
以爲賣弄生事之地凡外欲命妓者但與齋生一  
人相稔便可借此出貯呼之此事不知起於何時  
極於無義乃所以起多事之端也

### 三學之橫

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  
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或  
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諭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時  
君時相略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受賂豪奪



鹿姦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關上書經臺投  
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  
赴愬非京尹不敢過問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  
大全不卹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  
爲敵重修丙辰監令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  
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  
罪而去至於大猷實有題名之石磨去以爲敗羣  
之罰自此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  
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

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  
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要君去國  
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  
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  
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迺晚乎蓋大全之  
治三學乃懲嵩之之不敢爲似道之不敢輕治乃  
監大全之無能爲至彭成大之爲前廊竟撫爲平  
日之賊決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  
亦有過人者



賈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

似道誤國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數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人而廢也外戚諸謝惟堂最深峻其才最頡頏難制似道乃與之口親狎而使之不疑未幾不動聲色悉皆換班堂雖知墮其術中然亦末如之何矣北司之最無狀者董宋臣李臣輔前是當國者雖欲除之往往反受其禍似道談笑之頃出之于外餘黨懾伏惴惴無敢爲矣學舍在當時最爲橫議

而啖其厚餌方且訟盛德贊元功之不暇前無一得罪則黥決不少莫敢少非之福邸帝父也略不敢以邪封墨勅以丐恩澤內庭無用事之人外闔無怙勢之將官中府中俱爲一體凡此數事世以爲極難而似道乃優爲之謂之無才可乎其所短者專功而怙勢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學旌別高科之名而專用一等委靡迂緩不才之徒高者談理學卑者矜時文略不知兵財刑爲何物垢面弊衣冬烘昏憤以致靡爛漸盡而不可救藥此皆



不學而任術獨運而諱言之罪也嗚呼古人以集衆思廣忠益爲相業真萬世之名言也歎

### 祠神

太學除夜各齋祀神用棗子荔枝蓼花三果蓋取早離了之識遇出湖則多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東坡和靜爲落酥林故也可發一笑

### 簿錄權臣

前後權臣之敗官籍其家每指有違禁之物爲叛逆之罪若韓侂胄家有翠毛裯褥虎皮及有織龍

男女之衣及有穿花龍團之類是也近世籍賈似道至以籍御書龍團錦袱之類爲違法此則大不然蓋大臣之家平日必與禁苑通往往有賜與帝后之衣謂之御退衣服皆織造龍鳳他如御書必藉以龍錦又何足爲異余妻舍有兩朝賜物甚多亦皆龍鳳之物至於御退羅帕四角皆有金龍小印凡數十枚亦皆御前之物諸閣分遞相饋無足怪者今若一切指此爲違法恐不足以當其罪適足以起識者之笑耳大臣誤國其罪莫大以此爲



罪死魄游魂不得而逃若借此以重其罪則恐九原有知反得以有辭耳昔佞胃敗捕其黨於大理獄獄吏加以不道欲以違法諸物文致之大理卿奚遜明其不然曰佞胃首兵權自有定罪若欲誣之以叛逆天不可欺也廟堂無以奪其議

### 韓平原之敗

韓平原被誅之夕乃其寵姬四夫人誕晨張功甫移庖大燕至五更方散大醉幾不可起幹辦府事周筠以片紙入投云聞外間有警不佳乞關閣門

免朝韓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取瑞香番羅衣一襲衣之登車而往旋即殿司軍已圍繞府第矣是夕所用御前樂部伶官皆閉置於內饑餓三日始放去時趙元父祖母斬國夫人徐氏與其母安部頭皆在府中目擊其事其後斥賣其家所有之物至於敗衣破絮亦各分爲小包包爲價若干時先妣母謾以數券得一包則皆婦人弊鞋也方恚恨以爲無用欲棄之疑其頗重則內藏大北珠二十粒蓋諸婢一時藏匿爲逃去之計



適倉惶遺之云耳

馬相去國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陽馬公廷鸞字翔仲以翻胃之疾乞去甚苦凡十餘疏始得請則疾已棘矣以暑甚病危不可卽遂出寓於六和塔余受公知間日必出問之時公偃仰小榻素無姬妾止一村僕煮藥其傍嘗淒然謂余曰吾家素貧少年應南宮之試止草履襪被而已一日道間餒甚就村居買螺螄羹泡蒲囊中冷飯食之遂得此疾旣無

力治藥朋友憐之者以二陳湯服之良愈是歲竊胃省魁後爲兩制日疾復作醫者復以丁香草果飲亦三兩服卽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蓋有後來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廟堂分量極矣過矣今疾復作而衆藥不效勢無生理必矣所恨者時事日異無以報國爲不滿耳因泣下數行然賈師憲終疑其託疾引去欲相避者因奏知自出關訪問之其實覘之也及見其骨立羸然乃始驚曰碧梧乃真病也次日奏聞以大觀文知鄉郡以榮其歸



且特賜東園祕器以爲沿途緩急之備公卽日輿疾以歸及還番陽疾乃安閱月而全愈未幾以吳堅爲杅是冬北軍渡江督府軍潰而國隨以亡矣使公不病病不亟則位不可釋位不可釋則奉璽狩北之責公實居之今乃以疾而歸歸而疾愈安處山林著書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後薨此非天相吉德曲爲之庇安能若是哉公嘗自著番陽遺老傳及門人所述年譜備載出處之詳茲不贅云

荔枝梅花賦

唐舒元輿牡丹賦序云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爲人乎斯人信丈夫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哉皮日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二序意同梅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用之者何耶然梅花賦今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



其文猥陋非惟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不善於作  
偽者也

### 金龜稱瑞

真宗東封回至兗州回鑿驛覃慶橋酺賜輔臣親  
王百官宴於延壽寺有金龜集游童衣袂大如榆  
莢丁謂以獻上命中使齎示羣臣余爲兒童時侍  
老大夫爲建寧漕屬官廨後多草莽其間多有此  
物有甲能飛其色如金絕類小龜小兒多取以爲  
戲初非難得之物也鶴相善佞而欺君乃遽指以  
爲祥瑞載之史冊真可發後世一笑也

### 許占寺院

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衆高宗愍之昉  
有西北士夫許占寺宇之命今時趙忠簡居越之  
能仁趙忠定居福之報國曾文清居越之禹跡汪  
玉山居衢之超化他如范元長呂居仁魏邦達甚  
多曾大父少師亦居湖之鐵觀音寺後遷天聖寺  
焉

### 鬚屬腎



醫家之論人鬚眉髮皆毛類而所主五臟各異故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氣如火氣故上生鬚屬腎氣如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女子宦人無勢亦無鬚而眉髮無異男子則知不屬腎也此沈存中所記如此余老來每掀髯則鬚或易脫每疑爲腎氣衰乏使然今益知此說爲信

短小精悍

短小精悍之稱凡數人如史記之郭解前漢之延年唐之李紳是也

綱目用武后年號

余向聞林竹溪先生云歐公脩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新之蓋黜之也晦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周武氏天授此



意甚嚴但武氏旣革唐命國號爲周旣有帝而又  
有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  
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窒  
礙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

### 游閼古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余偕錢菊泉至天慶觀訪褚  
伯秀遂同道士王磐隱游寶蓮山韓平原故園山  
四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巖絕  
互相附麗其石有如玉色者聞匠者取以爲環耳

之類中有石猷杳而深泉涓涓自內流出疑此  
所謂閼古泉也猷傍有開成元年六月南岳道士  
邢令開錢塘縣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鐫  
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鐫佛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  
不知何時爲火所燬佛及殘缺又一洞甚奇山頂  
一大石墜下傍一石承之如餽飭然又前一巨石  
不通路中鑿一門門上橫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  
間皆細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  
市皆當深在水底數十丈矣深谷爲陵非寓言也



其餘磴道石池亭館遺跡歷歷皆在雖草木殘  
殆盡而巖石秀潤可愛大江橫陳於前時正見湖  
上如疋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及執政府在焉山頂  
更覺奇峭必有可喜可噩者以足憊不果往且聞  
近多虎往往白晝出沒不常遂不能盡討此山之  
勝故書之以論好事之尋游者

### 種竹法

嘗聞九曲寺明闇黎者言種竹法云每歲當於笋  
後竹已成竿後卽移先一歲者爲最佳蓋當年八  
月便可行鞭來年便可抽笋縱有夏日不過早晚  
以水澆之無不活者若至立秋後移雖無日曬之  
患但當行鞭之際或在行鞭之後則可僅活直至  
來秋方可行鞭後年春方始抽笋比之初夏所移  
正爭一年氣候此說極爲有理

### 律文去避來

律云去避來之文最爲難曉太宗嘗問孔恭承曰  
令文宗貴賤長輕重各有相避何必又云去避來  
此義安在恭承曰此必戒於去來者互相回避耳



上不然曰借使去來相避此義止是憧憧於通衢  
之大路人密如交蟻烏能一一相避但恐律者別  
有他意耳余嘗扣之棘寺老吏云所謂去避來者  
蓋避自我後來者以其人自後奔走而來此必有  
急事故耳故當避之也此語亦甚有理

廖瑩中仰藥

賈師憲還越之後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翹館諸客  
悉已散去獨廖玉瑩中館于賈府之別業仍朝夕  
從不捨乙亥七月一夕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雨

泣到五鼓方罷廖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以進  
自於笈中取冰腦一握服之既而藥力不應而業  
已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熱酒一杯飲之姬復以  
金杯進酒仍於笈中再取片腦數握服之姬覺其  
異急前救之則腦酒已入喉中矣僅落數片於衣  
袂間姬於是垂泣相持廖語之曰汝勿用哭我我  
從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命亦恐不免年老如此  
豈能復自若今得善死矣吾平生無負於主天地  
亦能鑒之也於是分付身後大槩言未既九竅流



而斃

先君出宰

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未幾值慈明太后上仙應辦梓宮百色之冗先子優爲之略無科擾民稱之爲周佛子搏節浮費百廢俱舉修建縣學一新釋奠祭器刻之於石又重定釋奠儀重建合江驛驛後爲大閣扁曰清涵萬象闢縣圃鑿池建堂適有雙蓮之瑞因名之曰合香取古詩風合雨花香之詩壬辰歲余實生於縣齋

其時李文清方閑居於邑中其家強幹數十把持縣道難從之請蓋無虛月先人爲理自循不能一一盡奉其命也以此積怨得罪焉邑有官妓曰蔡閨爲文清所盼每欲與之脫籍而未能一日酒邊曰此妓集未塵忝時已見其在籍中矣意欲言其係籍已久也先子因顧蔡曰汝入籍幾何時今幾歲矣蔡不悟直述所以攷之則李公登科之歲此妓方生十年耳李不覺面發赤以爲先子有意於相窘其實出於無心也於是銜之及入臺先子已



滿去乃首章見劾焉

### 向氏書畫

吳氏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書名畫古物蓋當時諸公貴人好尚者絕少而向氏力事有餘故尤物多歸之其一名士彪者所蓄石刻數千種後多歸之吾家其一名公明者駿而誕其母積鏹數百萬他物稱是母死專資飲博之費名畫千種各有籍記所收源流甚詳長城人劉瑄字因道多能而狡獪初游吳毅夫兄弟間後遂登賈師

憲之門聞其家多珍玩因結交首有重遺向喜望大設席以宴之所陳莫非奇品酒酣劉索觀書畫則出畫目二大籍示之劉喜甚因假之歸盡錄其副言之賈公賈大喜因遣劉誘以利祿遂按圖索駿凡百餘品皆六朝神品遂酌以異姓將仕郎一澤公明稱載之以爲謝焉後爲嘉興推官以賊敗而死其家遂蕩然無孑遺矣然余至其家傑閣五間悉貯書畫奇玩雖裝潢錦綺亦目所未覩未論畫也佳研凡數百隻古玉印每紐必綴小事件



數枚凡貯十大合有雪白靈壁石高數尺臥沙水道悉具而聲尤清越希世之寶也其他異物不能盡數然公明視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侶至往往赤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祖若水墓爲賊所劫其棺上爲一榻盡貯平日所愛法書名画甚多時董正翁楷爲公田分得其蘭亭一卷真定武刻也後有名士跋語甚多其精神燁燁透出紙外與尋常本絕異正翁極珍之然尸氣所侵其臭殆不可近雖用沈腦薰焙亦不能盡去或教之以檀香能去尸氣遂作檀香函貯之然付之庸工裝潢所裁損所謂金龜八字云

誤書廟諱

胡石壁穎爲憲日嘗出巡部適一尉格目忘書名胡大怒遂批銀牌云縣尉不究心職事至於格目亦忘署名可見無狀追問尉亦狡者也遂作一狀錄憲狀判於前而空署字以黃覆之及就逮投狀胡見益怒云汝尚敢侮我如此遂索元批銀牌觀之則有署字蓋一時盛怒中所書忘其廟諱也於



是徑不敢問而遣之

### 脩史法

余嘗問李雙溪獻可云昔李仁甫爲長編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條真可爲法也

### 過癩

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面色如桃花卽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而誤與

卽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旣皆知其說則多方作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嵇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爲父母所逐無所歸因同至邸中至夜甫與交際而其家聲言捕姦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至於墜耳塔鼻斷手足而殂癩卽大風疾也

### 十二分野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爲疎誕中間僅以畢昴二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



西南北不過綿亘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後來滌鄭漁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中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以華夏爲南瞻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趙韓王嘗有疏云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國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 吹霎

吹霎二字每見劉長卿用之作傷寒感冷意同

則謾云出漢書然莫可攷也繼閱方書於看言證治云吹霎傷風頭疼發熱此必有所據也

### 故都戲事

余垂齠時隨先君子故都嘗見戲事數端有可喜者自後則不復有之姑書於此以資談柄云呈水嬉者以髹漆大斛滿貯水以小銅鑼爲節凡龜鼈鰵魚皆以名呼之卽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舞罷卽沈別復呼其他次第呈伎焉此非禽獸可以教者可謂異也又王尹生者善端視每設大輪盤徑四



五尺画器物花鳥人物凡千餘事必預定第一箭中某物次中某物次中某物既而運輪如飛俾客隨意施箭與預定無少差或以數箭俾其自射命之以欲中某物如花鬚柳眼魚鬣燕翅之類雖極微眇無不中之其精妙入神如此然未見能傳其技者又太廟前有戴生者善捕蛇凡有異蛇必使捕之至於赤手拾取如鯁鱗然或爲毒蝮所嚙一指腫脹如椽旋於笈中取少藥糝之卽化黃水流出平復如初然十指所存亦僅四耳或欲捕之

藏匿不可尋則以小葦管吹之其蛇則隨呼而至此爲尤異其家所蓄異蛇凡數十種鋸齒毛身白質赤章或連錢或紺碧或四足或兩首或僅如稱衡而首大數倍謂之飯揪頭云此種最毒其一最大者如殿楹長數尺呼之爲蛇王各隨小大以筠籃貯之日啖以肉每呼之使之旋轉升降皆能如意其家衣食頗贍無他生產凡所資命惟視吾蛇尚存耳亦可彷彿參龍之技矣又嘗侍先子觀潮有道人負一簾自隨啟而視之皆枯蟹也多至百



餘種如惠文冠如皮弁如箕如瓢如虎如龜如螳  
如蝟或赤或黑或紺或斑如玳瑁或粲如茜錦其  
一上有金銀絲皆平日目所未覩信海涵萬類無  
所不有昔聞有好事者居海瀕爲蟹圖未知視此  
爲何如也杜門追想往事戲書

馬裕齋尹京

馬裕齋光祖之再京尹也風采益振威望凜然大  
書一榜揭之客次大意謂僚屬自當以職業見知  
並從公舉若挾貴挾勢及無益儷語以屬者不

收受達者則先斷客將於是客之至者掌客必各  
點檢衾袖惟恐犯令得罪余時爲帥幕一日以公  
事至見有薛監酒方叔在焉薛雖進納出入福邸  
貴家甚稔余因扣其何爲薛笑而不見答覘袖間  
則有物焉余指壁間文曰奈何犯初條乎薛笑曰  
非惟犯初條將併犯所戒矣旣而速客僚屬白事  
畢薛出袖中函書馬公顰蹙不語旣而又出儷卷  
傍觀皆悚懼而典客面無人色謂受杖必矣及退  
乃寂然無所聞又旬日余復以事至則薛又在焉



余因扣其所投何如薛笑曰已荷收錄矣余袖中  
乃謝啟也扣其所主則南陽貴人也以是知人不  
可無勢以馬公峻峭壁立亦不能不爲流俗所移  
況他人哉

### 賈廖刊書

賈師憲常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  
壁淝水之類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又全唐詩話  
乃節唐本事詩中事耳中自選十三朝國史會要  
諸雜說之會者如曾慥類說例爲百卷名悅生堂

隨抄板成未及印其書遂不傳其所援引多奇書  
廖羣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功事  
雖誇而文可采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九經  
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  
撫州草抄紙油烟墨印造其裝褱至以泥金爲籤  
然或者惜其刪落諸經注爲可惜耳反不若韓柳  
文爲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寧  
所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  
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



賈廖碑帖

賈師憲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肥本禊帖命婺州王用和翻開凡三歲而後成絲髮無遺以北紙古墨摹榻與世之定武本相亂賈大喜賞用和以勇爵金帛稱是又縮爲小字刻之靈壁石號玉板蘭亭其後傳刻者至十餘然皆不逮此也於是其客廖羣玉以淳化閣帖絳州潘氏帖二十卷並以真本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如盧方春所作秋壑記王茂悅所作家廟記九歌之類又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任斯庵盧柳南家書爲小帖所謂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其石今不知存亡矣

濟王致禍

濟王夫人吳氏恭聖太后之姪孫也性極妬忌王有寵姬數人殊不能容每入禁中必察之楊后具言王之短無所不至一日內宴后以水精雙蓮花一枝命王親爲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婦和睦未幾王與吳復有小競王乘怒誤碎其花及吳再入禁



中遂譖言碎花之事於是后意甚怒已有廢儲之意會王在邸新飾素屏書南恩新三大字或扣其說則曰花兒王王擴之父號花兒王與史丞相通同爲奸待異日當竄之上二州也旣而語達王與史密謀之楊后遂成廢立之禍焉蓋當時盛傳花兒王者穢亂宮闈市井俚歌所唱花兒王開者蓋指此也

### 十三故事

余試吏部銓第十三人外舅楊冰齋遺書賀先君其間一聯云第十三傳衣鉢已兆前聞若九萬擗扶搖更期遠到蓋用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爲知舉取范質卽以第十三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蓋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選故耳以此聞之最爲切當蓋張時先輩筆也時乃張武子良臣之子昔爲張功父之客云

### 舞譜

予嘗得故都德壽宮舞譜二大帙其中皆新製曲多妃嬪諸閣分所進者所謂譜者其間有所謂

左右垂手 雙拂 抱肘 合蟬 小轉



虛影 橫影 稱裏

大小轉檣 盤轉 叉腰 捧心 叉手

打場 攙手 鼓兒

打鴛鴦場 分頸 回頭 海眼 收尾

豁頭 舒手 布過

鮑老掇 對窠 方勝 齊收 舞頭

舞尾 呈手 關賣

掉袖兒 拂 躡 綽 覷

掇 瞪 竣

五花兒 踢 搯 刺 擷

繫 拗 摔

鴈翅兒 靠 挨 拽 捺

閃 纏 提

龜背兒 踏 僂 木 摺

促 當 前

勤步蹄 擺 磨 捧 拋

奔 擡 擻

是亦前所未聞者亦可想見承平和樂之盛也



知州借紫

故事知州軍皆例借紫魚袋先子爲衢倅時外舅楊彥瞻知郡旣而除工部郎官交郡事甫畢則自便門至倅廳相謝則已衣緋矣余時在侍旁不曉所謂先子語之曰蓋知州則許借紫今旣滿任交事法當仍還元服故也因言今浙西憲亦許借紫若聖節隨班上壽則仍元服也獨帥漕居輦下者則雖聖節朝謁亦許服所借耳若元爲知州軍而旣除本路監司者仍舊帶借或除別路則不可就矣然亦莫曉立法之意也

記方通律

石林避暑錄載蔡州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千金方其間藥名分兩皆不遺一字因問其此有何義理而可記乎大均曰苟通其義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余向登紫霞翁門翁妙於琴律時有畫魚周大夫者善歌每令寫譜參訂雖一字之誤翁必隨證其非余嘗扣之云五凡工尺有何義理而能暗通然記如此旣未



按管色又安知其誤耶翁歎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間義理之妙又有甚於文章不然安能強記之乎其說正與前合蓋天下之事雖承蜩履稀之徵亦各有道也

### 大廉儉

大父少傅素廉儉僑居吳興城西之鐵佛寺既又移寓天聖佛刹者幾二十年杜門蕭然未嘗有毛髮至官府時楊伯子長孺守湖嘗投謁造門至不容五馬車伯子下車顧問曰此豈侍郎後門乎

之歆歎而去時寓公皆得自釀以供賓祭大父嗜食醋亦取之官庫一日與客持螯醢味頗異常時因扣從來蓋先姑婆乳母所爲斗許以備不時之需者遂令亟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私家豈可有耶其白慎若此待子弟僕甚嚴雖甚暑未始去背子鞋襪

### 斷橋

完顏亮窺江之時步帥李捧建謀欲斷吳江長橋以扼奔突時洪景伯知平江以爲無益奏止之既



而又有建策於常熟福山一帶多鑿坑窾以陷虜  
馬者德祐之際朝臣亦建議斷橋於吳江者又斷  
北關之板橋者嗚呼疾已入於膏肓且投膚革之  
劑亦祇取識者之笑耳尚忍言哉

### 饋送壽物

朝野雜記所載韓平原送壽禮物各列之天慶觀  
廊間觀者爲之駭然以近世觀之每有饋遺惟恐  
外人之窺何肯張皇以眩衆目哉嘗聞有閩帥饋  
師憲三十皮籠肩鏑極嚴誤留寄他家其承受人

不過齎書函及魚鑰小匣投納而已籠中之物雖  
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平原之事何翅萬萬又  
記吳曦出蜀入朝多買珍異孔雀四華亭鶴數十  
金魚及比目魚等及作粟金臺盞遺陳自強者在  
今觀之皆不足道豈當時人有廉儉之風視此已  
爲異事不若今人視以爲常耶抑秀巖蜀產耳目  
之隘故耶

### 桐蕈鮓魚

天台所出桐蕈味極珍然致遠必漬之以麻油色



味未免頓減諸謝皆台人尤嗜此品乃併擗桐木以致之旋摘以供饌甚鮮美非油漬者可比賈師憲當柄日尤喜茗溪之鱸魚趙與可因造大盤養魚至千頭復作機使灌輸不停魚游泳撥刺自得如在江湖中數舟上下遞運不絕焉余嘗於張稱深座間有以活鮓魚爲獻其美蓋百倍於槁乾者蓋口腹之嗜無不極其至人乳蒸肫牛心作炙古今皆然也

縱囚

梁席闡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後漢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因期而還南史何胤在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嗚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蓋非一日之積也

趙孟桂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



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云勅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阽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信爲請自非孝順一念發於天性疇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尚賴爾委曲贊助速成議和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雪川蓋未嘗爲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進爲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孟桂乃趙忠惠與篤之妹今爲尼改名子桂住湖州廣福寺云

紫紗公服

近見近客章服有花紗綾絹或素紗者或者譏笑之余嘗見演繁露載樂聞白行簡服緋詩云綵動綾袍爲趁行之句注云緋多以鴈銜瑞紗爲之則知唐章服以綾織花又舊聞證誤云今宗室外戚



之新貴者或賜花羅公服宣和間又有紗公服然則此亦不以異也

譯者

譯者之稱見禮記云東方曰寄言傳寄內外言語南方曰象言放象內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北方曰譯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皆立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徭謂之蒲義去聲皆譯之名也

祕固

精力精神精氣精血精明精爽精到精詳精妙皆以精爲主衛生者當謹之苦海愛河狂瀾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又曰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固注曰交會之要者正在於陽氣不妄泄耳此語余聞之謝奕修待制云此先公密菴平日之所受持也密菴名采伯亦謝后之諸父也天台人

雅流自居



劉克莊云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命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顧不能粗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此語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

張氏至孝

寶慶丙戌莆陽境內小民張氏至孝家貧養母嘗有所適歸而母亡張追慕不已旣祥而不除欲喪之終其身太守楊叔昉聞而哀之賜以錢酒且書其門曰何必讀書只此便是讀書何必爲學只此

便是爲學

五行間色

五行所主余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黃然間色亦相克成木克土則青黃合爲綠金克木則青白合爲碧火克金則赤白合爲紅水克火則黑赤合爲紫土克水則黃黑合爲驪

杓字義

杓音進凡織前綬以杓梳系使不亂也出埤倉見唐韻近世張定叟所云則杓字一點三音標的若



癸辛雜語  
非此杓字也

連枷

今農家打稻之連枷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東巡載耒南載耨注鉏也耨去草西載鉏北載拂注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柶慶曆初知并州楊偕伏所製拂連枷拂簡藏祕府狄武襄以拂連枷破儂智高非特治禾也按天官書柶亦作柶及棒又連枷也見玉篇此柶杖之柶其字從木本非止於擊禾又以鐵爲之短兵之利便也

正閏

正閏之說尚矣歐公作正統論則章望之著明統論以非之溫公作通鑑則朱晦菴作綱目以糾之張敬夫亦著經世紀年直以蜀先主上繼漢獻帝其後廬陵蕭常著後漢書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後主炎興元年癸未又爲吳魏載記近世如鄭雄飛亦著爲續後漢書不過踵常之故步最後翁再又作蜀漢書此又不過拾蕭鄭棄之竹馬耳蓋欲沽特見之名而自附於朱張也余嘗聞徐誼子



宜之言云立言之人與作史記之體不同不可以他文比也故聖人以秦誓次於帝王之後亦世衰推移雖聖人不能強黜之漢儒雖以秦爲閏位亦何嘗以漢繼周耶若如諸公之說則李昇自稱爲吳王恪之後亦可以續唐矣余嘗見陳過聖觀之說甚當今備錄於此云綱目序例有云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自注其下云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註或問綱目主意於朱子曰主在正統又曰只是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

歸便是正統夫正閏之說其來久矣甲可乙否迄無定論蓋其論無論正統之有無雖分裂之不一或興創而未成必擇其間强大者一國當之其餘不得與焉此其論所以不定也自綱目之作用春秋法而正統所在有絕有續皆因其所建之真僞所有之偏全斟酌焉以爲之予奪此昔人所未及今歷攷之自周之亡秦與列國分註而爲首此正統之一絕也始襄王五十一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初併天下遂得正統此正統之一續也二世已亡



義帝雖爲衆所推不得正統特先諸國而已此正統之再絕也義帝亡而西楚爲首至漢高帝之五年始得正統此正統之再續也王莽始建國之年盡有漢天下矣雖無他國亦從分註此正統之三絕也更始之主雖漢子孫而爲諸將所立猶不得正統光武卽位乃得正統此正統之三續也漢獻帝之廢昭烈承之雖在一隅正統賴以不絕後主亡而魏吳分註此正統之四絕也晉武平吳亦得正統此正統之四續也愍帝亡而元帝中興雖在

江南而正統未絕安帝爲桓玄所篡未幾返正以至恭帝禪宋而與魏分註此正統之五絕也自是歷齊梁陳魏齊周南北分註比之隋文平陳而復得正統此正統之五續也隋恭帝侑廢而越王侗與唐高祖分註此正統之六絕也高祖武德五年乃得正統此正統之六續也昭宣帝爲朱全忠所篡而晉與淮南以其用唐年號特先梁而分註此正統之七絕也自是歷後唐晉漢周皆不得正統可謂密矣然正統之兼備自三代以後五季以前



往往不能三四秦亡而漢高以興隋亡而唐高以  
王正統之歸吾無間然他如秦以無君無親嗜殺  
人隋以外戚有反相而皆得天下是皆始不得其  
正者得其次如晉武帝襲祖父不義之業卒以平  
吳一統而與秦隋俱得正統此其所未安也有正  
者其後未必有統以正之所在而統從之可也有  
統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統之所成而正從之可乎  
以秦晉及隋槩之昇莽特其成敗有不同耳顧以  
其終於僞定而以正歸之殆於不可故嘗爲之說

曰有正者不必有統非漢唐不與焉有統者不必  
有正雖秦隋可濫數夫有正者不責其統以正之  
不可廢也有統者終與之正是不特統與正等爲  
重於正矣無統而存其正統猶以正而存也無正  
而與之統正無乃以統而泯乎若曰紀事之法姑  
以是提其要耳正與不正萬世自有公論則昔人  
正閏之論猶不能一而以是斷漢魏之真僞吾恐  
猶以彼三者藉口也何以言之以正言之則正者  
爲正不正者爲國以統言之則正固正也統亦正



也今而曰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却使不得正  
統如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有能以智力取天下  
而不道如秦晉與隋者其必以正統歸之矣莊周  
有言竊鈎者誅竊國者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蓋  
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竊鈎者也秦晉及隋竊國  
者也彼惛惛不知有如曹丕憑藉世惡幸及其身  
而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然世有公論在也今以朱  
子正統之法而使秦晉及隋乃倖得之使其尚存  
其以計得者將不以曹丕自說而幸已之不與同

傳其以力得者將又不曰湯武之事吾知乎是後  
世無復有公論也而可乎夫徒以其統之幸得而  
遂畀以正則自今以往氣數運會之參差凡天下  
之暴者巧者僥倖者皆可以竊取而安受之而梟  
獍蛇豕豺狼且將接跡於後世爲人類者亦皆俛  
首稽首厥角以爲事之理之當然而人道或幾乎  
滅矣天地將何賴以爲天地乎竊謂三代而下獨  
漢唐本朝可當正統秦晉與隋有統無正者當分  
註薰蕕珉玉居然自明漢魏之際亦有不待辨者



矣

奉倩象山

荀奉倩以六籍爲聖人糟粕據子貢言性與天道也此與象山與學者言六經幾箇不分不曉底子曰賢信得及否數語相似玄言與頓悟本相近也

大行

大行乃不返之辭見呂邑王傳韋註平聲理宗之喪湖州教官劉億讀祝依文選註作去聲所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此雖諡法而實不然也前

漢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號官也韋昭云大行不返之辭崩未有諡故稱大行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諡故且稱大行皇帝義兩通又見安帝記註

龍有三名

龍之名有三龍見而雩此謂東方七宿爲蒼龍蛇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爲蒼龍故歲星亦以龍名並見左傳又淮南子青龍爲天之貴神卽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爲歲



星龍爲太歲也魏文昌殿鍾簾銘歲在丙申龍次  
大火是則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義得而通若張  
純傳所謂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按是歲太歲而言

駁

右見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

今按龍集者歲星所集也魏銘

所指星也莽銘乃易置爲太歲今世皆以太歲爲  
龍集蓋名用莽銘而實用魏銘也若張純傳語則  
疊指太歲其誤甚矣又蒼龍甲寅在東宮此以歲  
在寅德與甲相值甲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  
蒼龍癸酉德在中註云癸德在中宮按杜欽云戊

土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癸爲戊  
也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  
壬申申刑寅故也歐陽公集古錄載隋李康碑云  
歲在亥大將軍在酉公謂出於陰陽家前史所未  
見按此卽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也抱朴  
子有諾臯太陰將軍之稱碑用其說

### 押字不書名

余近見先朝太祖太宗時朝廷進呈文字往往只  
押字而不書名初疑爲檢底而末乃有御書批殊



不能曉後見前輩所載乾淳間禮部有申祕省狀  
押字而不書名者或者以爲相輕致憾范石湖聞  
之笑其陋云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  
花之如韋陟五孕雲是也豈惟是前輩簡帖亦止  
是前面書名其後押字雖刺字亦是前是姓某起  
居其後亦是押字士大夫不用押字代名方是百  
餘年事爾

### 蕞絕

蕞絕二字上音祖外反小貌下音租悅反束茅

### 位出國

叔孫通爲綿蕞野外註立竹及茅索

習禮儀其中師古曰蕞與蕞同皆子說反然十七  
薛韻內只有此說蕞字乃在十四泰音最木待問  
輪對誤讀蕞爾之國作撮音壽皇厲聲曰合作在  
最反讀爲是按毛晃韻十七薛出蕞蕞二字於十  
三蔡內亦有一字內蕞字下註子芮反束茅表位  
正叔孫通綿蕞之儀春秋傳云置茅蔭也蕞字下  
註史記禮書作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如淳曰置  
綿索爲習肄處謂以茅翦植地爲纂位又於十四



泰亦出二字皆有祖外反别出一叢字祖外反小  
貌也則二音皆可通用無疑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然不可一槩論也姑書數  
事于此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舉母私舉之  
文長以實告之啟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曰生  
及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命於戶若受命於戶  
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後封孟嘗  
君俗以五月惡月故忌苑史王鎮惡以五月五日

生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此日生  
相齊此兒必興吾家以鎮惡名之南史王鳳亦以  
五月五日生者父欲不舉曰俗語舉此子長及戶  
則自害否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  
生非不祥也遂舉之西京雜記胡廣以五月五日生本  
姓黃父母惡之藏之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  
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爲背其所養則  
忘恩而無所歸托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後登  
三司有中庸之號世說唐崔信明亦以五月五日正



中時生太史令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爲文采日  
正中文之盛也及長博文強記下筆成章終秦川  
令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  
爲天寧節近世省史翁應龍亦以五月五日生後  
受極刑屈原則以五月五日生投汨羅江而死楚  
人哀之每至其時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續齊諧記孝  
女曹娥其父以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泝濤迎神溺  
死娥年十四乃號泣十七日投江而死三日後與  
父屍俱出東漢列女傳

度宗祔廟無室

太廟自宣僖翼順四祖爲祧別於太廟西上爲  
殿以奉之與太廟諸室並同烈而各門以隔之自  
太祖以下至理宗爲十四室度宗之祔在理宗東  
已無所容乃外闕東廡以處之亦不祥矣

徐畱登第

畱忠齋夢炎徐販霖在衢校俱受知於俞教任禮  
俞善濮斗南俞以二人屬之徐魁南宮畱亦中選  
每同詣濮又同寓邸而徐日涵于酒無所聞知時



穆陵書后又克艱二語以錫丞相史嵩之謝表及  
記皆濮所爲畱刺知之不以語徐遂以自擬對策  
遂冠多士云

私取林竹溪

林竹溪希逸字肅翁又號虜齋福清人乙未吳榜  
由上庠登第凡三試皆第四是歲真西山知舉莆  
田王邁實之亦預考校西山欲出堯仁如天賦立  
說堯爲五帝之盛仁爲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  
西山以此題爲極大實之云題目自好但矮

西山默然林居與王隔一領素相厚善省試前林  
衣弊衣邀王車密扣題意王告以必用聖人以天  
下爲一家要以西銘主意自第一韻以後皆與議  
定首韻用三極一家次韻云大聖人之立極合天  
下爲一家四韻堯宅禹宮大鋪敘西銘至是西山  
局於無題可擬乃謂實之曰日逼無題奈何王以  
位下辭避西山再四扣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  
乃以前題進并題韻之意大略西山擊節至引試  
日題將揭曉循例班列拈香象方對越聞王微祝



云其誓舉所知神其鑒之是時鄉人林彬之元質亦在試中上請以鄉音酬答亦授以意亦預選云

### 吳益登對

吳益爲院轄官日因輪對上殿理宗忽問曰白鹿之功何如淮淝奏曰不同又問所以不同奏曰淮淝之功成於已濟上首肯之賈師憲以此喜之

### 朱王二事相同

朱元晦平生議論前無古人獨廟議以僖祖東向及社倉祖述青苗二事與王介甫正同殊不可

廟議見中庸或問及宋祁祖宗配侑議文鑑卷一百五元晦以東向之說出於韓退之禘祫議殊非公論南史臧燾駁鄭玄以二祧爲文武之謬其語甚切當併攷之

### 方珠

橫塘人褚生以右科官與賈巨川涉有舊初爲揚州一令有妻又贅於一宗姓之家旣而挾其資以逃因遭褫剝夤緣復官旣得連州蓄徒二百專事采珠有舶商得方珠褚知之因矯朝命籍而取之



經司風聞復遭廢停已過浩半年後至者擠之遂  
飲醜而殂方珠者竟莫知所在且珠者貴圓貴色  
貴大如珠不圓更  
無色何  
足貴

### 張約齋傭者

張約齋甫初建園宅傭工甚衆內有一人貌雖瘠  
而神采不凡者張頗異之因訊其所以則云本象  
人以事至京畱滯無以歸且無以得食故不免爲  
此張問其果欲歸否答曰雖欲歸無無路途之費  
張曰然則所用幾何遂如數調之自不復可

其如何也未幾張以罪謫象州牢落殊甚一日  
有來訪者審則其人也於是爲張營居止且貸以  
資使爲生計張遂賴以濟後張歿於家其人周其  
葬事畢亦莫知所在

### 禁男娼

書傳所載龍陽君彌子瑕之事甚醜至漢則有籍  
孺閔孺鄧通韓嫣董賢之徒至於傅脂粉以爲媚  
史臣贊之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  
焉聞東都盛時無賴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政和



中始立法告捕男子爲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  
吳俗此風尤盛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傳脂粉盛裝  
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其爲首者號  
師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  
風俗莫甚於此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豈  
以其言之醜故耶

### 趙春谷斬蛇

趙暨守衢日所任都吏徐信興建佑聖觀斂民財  
甚夥未幾詹寇作信以致寇抵罪而死然民之

祠如故特太守不復往趙孟奎春谷始至以曲  
亦往致敬已而得堂帖從前守陳蒙所申命加照  
拆民投牒求免而主祀祠黃冠遇大蛇於道謂神  
所憑率民以禱曰果神也盍詣郡遂以蛇至倅廳  
以白郡趙曰此妖也以黃冠爲惑衆械繫於獄繼  
取蛇貯以大缶加封閉焉三日獄成黃冠坐編置  
而戮蛇於市人咸壯之

### 三山詔歲舉送

三山舊例詔歲試每場兩日帥於譙樓揖士蓋貢



院在樓之內也樓頭贊揖士子同應聲如奔雷者  
無慮數萬雜以市人群不逞旗號紛然搶案占廊  
奔突可

余閱陸王諸家小名錄歎其書闢不具如茲  
集烏孫關孫之類一一續補可以傲董彥遠  
家子弟矣宋末文體之變三學之橫被此老  
痛言之真堪醫俗但恨男娼過癩穢褻之語  
亦並存耳其游閱古泉一段不遜陸放翁閱  
古泉記放翁獨見誚于世惜哉

虞山手

卷八



